

自由幸福的蘇聯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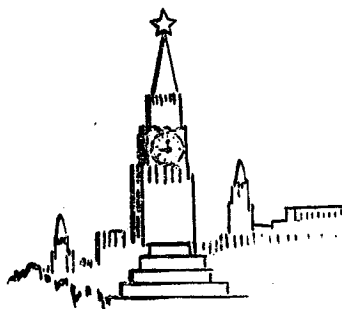


青年出版社

瓦西連柯·克洛諾夫合編
李東江譯 陳大維校

自由幸福的蘇聯青年

瓦西連柯 克洛諾夫 合編
李東江譯 陳大維 校



青年出版社出版

Свободная Полноправ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лодежь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50



自由幸福的蘇聯青年

編者：瓦西連柯、克洛諾夫等

譯者：李 東 江

校者：陳 大 維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1952年11月初版

定價3,800元

1—40,000(京)

目 錄

自由的享有充分權利的蘇聯青年	一
創造性的勞動	三
文化休息	五
走向知識的頂峯	八
權利多——義務重	二〇

自由的享有充分權利的蘇聯青年

做一個蘇聯的公民——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是最幸福不過的了。在蘇聯，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沒有失業，也沒有民族壓迫。蘇聯向全世界勞動人民，指出了一條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今天，偉大的列寧的話，更有力地響徹了全世界。

「……我們有權自豪，而且我們正在自豪：我們居然這樣幸運，開始來建設蘇維埃國家，因之開始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就是開始了新階級統治的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被壓迫的，而現今到處都在向着新生活，向着戰勝資產階級，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向着把人類從資本主義桎梏，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永遠解脫出來的目標前進。」（「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九〇六頁）

在布爾什維克黨和青年的偉大導師與朋友斯大林同志教養下的偉大蘇維埃國家的年輕一代，深深地為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而驕傲。

勞動人民已成爲自己祖國的全權主人。他們掌握了國家的全部財富，一切權力都歸勞動人民所有。他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去管理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人熱愛自己的祖國甚於自己的生命。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懷着祖國威力的增長和祖國經濟的繁榮。

從古代起，俄羅斯人民和我國各民族人民就一代傳一代地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民族的傳統。列寧說，熱愛祖國的感情，愛國主義——這是「……許多獨立國家的幾百年、幾千年歷史所固定下來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二八卷一六七頁）但是，在過去，在沙皇專制制度下，對祖國的熱愛却被湮沒在為祖國人民命運的憂慮中。人民熱愛祖國，同時又憎恨專制制度，憎恨剝削制度。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我國剷除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蘇聯人民就獲得了自由的社會主義祖國。

蘇維埃愛國主義，不但承繼和發展了我國各族人民忠實於祖國並獻身保衛祖國的光榮愛國主義傳統，而且使之更補充了新的內容，獲得了新的發展。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中，是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沒有民族壓迫和民族間的糾紛的，這種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就是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基礎。人民對布爾什維克黨、對斯大林同志的無限忠誠和信任，就是蘇維埃愛國主義最明顯的表現。

蘇聯人對於祖國的熱愛，是和那種為自己的國家、為自己親愛的蘇維埃政權而感到無上驕傲的感情分不開的。

蘇維埃愛國主義是創造勞動偉績和戰鬥功勳的偉大源泉。斯大林同志說：「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力量，就在於它不是以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偏見為基礎，而是以人民對自己蘇維埃祖國之無限忠誠精神，以及我國所有各族勞動者之兄弟友愛精神為基礎。在蘇維埃愛國主義中，各族人民的民族傳統是與蘇聯一切勞動者的共同切身利益和諧地配合着的。蘇維埃愛國主義不是把我國的各民族分裂開，反

而是把它們團結爲統一的兄弟家庭。應當認定，這就是蘇聯各族人民間不可動搖而愈益鞏固的友誼基礎。」（「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三六頁）

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在蘇維埃政權時代，取得了許多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是蘇聯人民最大的驕傲。斯大林憲法以法律形式鞏固了我國人民的偉大成果。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以堅固的物質條件確保了這些權利。蘇維埃公民的權利，既不受種族和民族的限制，也不受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凡年滿十八歲的男女青年，都享有和所有公民一樣平等的選舉權。蘇維埃國家的青年，正像所有蘇聯公民一樣，享有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得報酬的勞動權，以及休息權和享受教育權。法律保障蘇維埃國家的青年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

無論何時何地的勞動人民，都未曾有過這樣的權利和可能性來發揮自己的才智，來充分表現自己的能力。

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在蘇維埃政權時代變化得煥然一新了。日丹諾夫說：「你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像我們這樣的人民和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你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人們這樣雄偉的品質，像我們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表現的那樣，像他們在轉到和平發展與恢復經濟和文化時每天在勞動中所表現的那樣。我們的人民，上升得一天比一天高。今天的我們，已不是昨天的我們；明天的我們又不是今天的我們。我們再不是一九一七年前那樣的俄國人；我們今天的俄羅斯，也不是過去那個俄羅斯；我們今天的性格，也不是過去那種性格。我們已經改變了，並且隨着那些把我們國家底

面貌根本改變了的最大的變革而改變了和成長起來了。」（日丹諾夫：「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爲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爲自己的人民服務，這是蘇維埃青年的生活規律。他們從爲人民謀福利的勞動中，從鞏固社會主義祖國的威力和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中，看到了人生的意義。我國青年們向布爾什維克黨、向共產主義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同志，學習着如何去爲人民服務，去爲祖國服務。

我國年輕一代，受到了黨、政府和斯大林同志的極大照顧和關懷。

男女青年們，正以無限的忠誠和熱愛來答謝這種偉大的關懷。

愛國主義驕傲感，已深深地滲透在我國青年的意識中。這種感情的產生，是由於我國青年認識到蘇維埃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具有偉大的優越性。

蘇維埃愛國青年，時刻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偉大的話：「……每一個擺脫了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國外任何一個背着資本主義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高出萬萬，……」。（「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七三頁）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維護剝削者利益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那裏，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建立了有利於他們的秩序。剝削者以各種最殘酷的強制手段來壓迫勞動人民；有產的統治階級，奪取了享受人民勞動果實和一切生活福利的權利。

與資本主義國家相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則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之上。我們這裏沒有剝削階

級。蘇聯公民的個人利益是和公共利益相結合的。蘇聯人的觀點和目的一致，他們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的周圍，——這就是我們全社會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表現。

布爾什維克黨以共產主義思想所培養和教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之下，正和全體蘇聯人民一起建設着共產主義。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够迫使蘇聯人民離開不朽的列寧所指示的道路、離開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領導着我們前進的道路——共產主義的道路。

蘇維埃國家的偉大創始者列寧同志，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在紅場演說時，說道：

「我們的子孫將把資本主義制度時代的文物，當作怪物一樣來看。他可能很難想像，生活必需品的貿易怎麼可以掌握在私人手中，製造廠和工廠怎麼可以屬於個人所有，一個人怎麼可以剝削另一個人，不從事勞動的人怎麼可以生存。從前人們像說童話一樣，談論過我們的孩子們將看見的是什麼，但是現在，同志們，你們清楚地看到了，我們所奠定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廈，並不是烏托邦。我們的孩子們將要更加勤勞地建築這個大廈。」（「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版，第二九卷，第三〇三頁）

今天，一九一九年列寧所說的「孩子們」和「孫子們」，已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直接參加到共產主義的建設中來了。

蘇維埃國家的男女青年，滿懷着爲自己祖國而感到特別愉快和驕傲的心情，迎接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在伏爾加河上建造世界上最強大的古比雪夫水電站和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建造從阿姆河至克拉斯諾伏斯克的土庫曼大運河、在第聶泊河上建造卡霍夫卡水電站，以及建設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運河的決議。

蘇維埃國家的年輕一代，非常幸福地和老一代一起担负着世界上無可匹敵的宏偉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青年們無論在那裏工作也好，都在爲共產主義建設的全民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就是蘇聯人民年青一代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他們的幸福。

蘇維埃政權給予青年以偉大的權利，這些權利已經在斯大林憲法中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權利是俄羅斯老一代工人、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在頑強而長期的鬥爭中爲自己的兒女們爭取來的。青年們從父親、母親、長兄們的手裏，接受了這個寶貴的遺產，是爲了不但要保持，而且要擴大社會主義的偉大成果，爲我國億萬人民建設幸福的新生活。

蘇聯青年和全體人民一起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實現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

蘇聯人民的年輕一代，是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是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成長和培育起來的。爲了解蘇維埃政權給予人民和青年一些什麼好處，並予以估價，必須知道我們的父親和祖先在沙皇時代是怎樣生活的。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沙皇這個「專制者」，是國家的首領。沙皇藉助於大臣、官吏、警察、憲兵和軍隊來管理國家，以維護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

列寧在敘述革命以前俄國的政治制度時寫道：

「專制政體（專制制度，無限制的君主制度）是這樣的一種政體，在這個政體下，最高的權力完全全不折不扣（無限制地）屬於沙皇所有。由沙皇頒佈法律，任命官吏，徵收和使用人民的錢財；

而人民對於管理國家大事，絲毫不得參加立法和監察工作。因此，專制政體——這就是官吏和警察獨攬大權，人民毫無權利。」（「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二四二——二四三頁）

製造廠和工廠、礦山和礦坑、鐵路和銀行，屬於俄國的資本家，或是外國的資本家所有，屬於里亞布申斯基們、諾別里們、莫羅作夫們、多爾恩東們所有。一小撮銀行家和工廠主，無情地剝削千萬工人。

資本家爲了追求利潤，規定了特別長的工作日——從十二個半小時到十五小時。在工廠裏，沒有任何勞動保護設備，致使成千上萬的工人大批殘廢或死亡。工資非常低微，只够勉強維持不餓死而已。根據一九〇八年間俄國工廠的調查材料，一個工人每個月的平均工資總共是二十盧布又五十戈比。工人不得不拿至少十盧布去支付房租。僅僅根據這個事實，就可以判斷這種工資的實際意義了。就連這種少得可憐的工資，還要因各種各樣的罰金而不斷減少。例如，有名的工廠主莫羅作夫藉罰金名義從工人的每一盧布工資中榨取了三十至五十戈比。

對青年工人，剝削得更特別殘酷。青年工人被剝奪了最起碼的人權。他們和成年人做同樣的工作，而勞動報酬則少得多。十五歲至十七歲的青年工人所得到的工資，約等於成年工人工資的一半，而童工只能拿到成年人工資的三分之一。

一八九九年列寧在敘述青年工人的狀況時寫道：「……你們看一看工人還沒得到法律保護，工人不能反抗資本家的小工廠，你們就可以發現工作日竟長達十七小時到十九小時，你們就可以發現有從五、六歲起就被工作損傷着身體的童工，你們就可以發現經常忍飢挨餓以至慢慢地餓死的一代工

人。」（「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四卷，第二八八頁）

在彼得堡的官辦工廠中，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少年工人在沒有陽光和沒有新鮮空氣的鎂金屬加工車間地下室裏工作。他們工作三四年以後，不是患肺結核死掉，就是變成殘廢。

在沙皇時代的工廠裏，用以剝削青年的最普遍形式，就是所謂「學徒制」。通常，什麼也不教給孩子們，而只利用他們去作最繁重最骯髒的工作，一文錢也不給他們。

一個工農出身的青年人，要學好技術是很困難的。即使他已經參加了生產，也是如此。

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極其困苦。他們通常住在擁擠不堪的小屋子裏，或是工廠的公共宿舍裏。這些公共宿舍是什麼樣子呢？我們從普羅霍洛夫製造廠工人生活的描述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普羅霍洛夫把整個房間到處密密地排滿了雙層木牀。這種牀又叫作「棺材」，因為它簡直像死人的住所。頭上有橫隔板，兩旁也有橫隔板，而脚下是放茶葉、糖、髒衣服連同乾淨衣服……的箱子」。

城市工人就在這種非人的條件下生活着。

千百萬農民的生活，也並不比他們好。缺少土地、牧場、樹林，水源不够或者完全沒有，這就使農民遭到破產和窮困。農民不得不在被奴役的條件下向地主或富農和佃土地，或者去作他們的僱工。地主和富農殘暴地剝削農民。一個因為反抗地主而被審訊的青年農民在法庭上這樣敘述了農民的生活：「我有一個父親和六個小弟弟……我們需要種四分之三畝（俄畝，下同）的園地和四分之一畝的農田來生活，我們要向租有牧場的佃農庫茲明付出放牛的報酬十二個盧布。爲了得到一畝地來種糧食，我們要替東家打三畝地的莊稼。而所有這一切，都要我們莊稼漢的兩隻手來掙得……」。

文化休息和受教育，對於當時的青年工人和青年農民來說，只是一個夢想。

革命前的俄國統治階級，很怕教育的發展會提高勞動人民的階級覺悟，因為人民愚昧無知，是容易馴服得多的。這就是沙皇政府為什麼只實行「愚民政策」而不發展教育的道理。

十月革命以前，俄國三分之二的居民是文盲。約有五分之一的學齡兒童不能上學。平均在一千個居民中，總共只有四十七個學生。我國境內的各個非俄羅斯民族，幾乎都是文盲，其中有很多的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勞動人民的孩子，只能在兩年或三年的初級學校讀書。有不少兒童不能上學，是因為他們沒有衣服和鞋子，是因為他們不得不為了一塊麵包從很小的年歲起就去做工。沙皇時代的工人，有三分之一不到十二歲就開始勞動生活，另外三分之一則是從十二歲到十四歲開始。勞動人民兒女的童年是很短促的。

普羅霍洛夫製造廠的一個老年女工戈爾洛娃，回憶起自己的年輕時代時說道：「我們的工作是很繁重的，每天除了家事以外，還要做十小時至十二小時的工；我們沒有任何娛樂，不知道什麼是俱樂部 and 劇院」。只有一個願望：下班以後趕快回到那間窮困的住所裏，吃完飯，鑽到被窩裏去，在酣睡中解除痛苦。第二天黎明汽笛一響，就又要到討厭的工廠去。

在工人住所附近，酒店和酒窖越來越多；這對於剝削者是很有利的，因為工人無處可去，只有到酒店或者到教堂裏去。

高爾基在「母親」這部長篇小說中描述了青年工人怎樣休息和怎樣消磨掉慘淡的空閒時間。他寫道：

「年輕的人們坐在下等菜館裏面，或者相互聚在人家裏，奏着手風琴，唱着下流歌曲、跳舞、獵談、或者飲酒。工作疲勞了的人們，容易吃醉，醉了之後，鬱結在心裏的那種病態的興奮立刻奔騰上來，要尋找發散這種興奮的對象，所以他們不肯放鬆地抓住每個可以發洩那種壓制不住的感情的機會。他們往往因為一點毫不緊要的事情，便像野獸般惡狠狠地互相打起架來，打得頭破血流。打架的結果，有時候，使人家負了殘廢的重傷，有時候甚至於殺傷了別人的性命。」

農村的勞動青年也是這樣來渡過他們的「閒暇」和「休息」的。

沙皇時代的工人和農民，沒有政治權力，沒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勞動羣衆一點也不能參與管理國家的事務，勞動羣衆的同盟和組織備遭摧殘，被迫轉入地下。

一九〇五年，被革命運動嚇慌了的沙皇專制政府，做出了一副準備向人民讓步的樣子，頒佈了關於人民代議機關的法令，按照這個法令組成的所謂國家杜馬——沙皇政府的諮詢機關，是沒有立法權的。國家杜馬所制定的「法律」，只有在沙皇批准以後才能生效。這是低能的「國會」，列寧稱之為「偽造得非常粗糙的人民代議機關」。但是，就連這個「國會」，工人和農民也幾乎完全沒有機會參加。

根據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的選舉法規定，只有彼得堡、莫斯科、科斯特羅馬、弗拉基米爾、哈爾科夫和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六個省的工人才有權參加國家杜馬的選舉，而一個省只能選一個代表。俄羅斯歐洲部分五十一省九千二百萬農民中，只有一千四百萬人能够參加選舉。

二十五歲以下的工農青年，都沒有選舉權。此外，所有學生，不管年齡大小，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幾乎所有非俄羅斯的各族人民，也都被剝奪了選舉權。

地主、資本家、商人、官吏和僧侶，則享有無限的選舉權；他們在杜馬中，佔有壓倒的多數。例如，第四屆國家杜馬的當選人中有二百二十六個貴族，二百四十七個地主和富農，八百六十個大房主，四十六個銀行家和大工商業的老闆，兩個主教，十七個司祭長，二十六個牧師，兩個波蘭天主教僧侶，七十二個沙皇大官吏，二十三個律師。

在沙皇時代，非俄羅斯民族的工人和農民的境況，尤其悲慘。專制政體挑起俄國各民族間的糾紛，唆使一個民族去反對另一個民族，殘酷地摧殘任何民族的文化。「分而治之」——這就是沙皇專制的政策。

好幾十年期間，我國勞動人民爲反抗沙皇專制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在人類的偉大天才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之下，在我國建立了工人階級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此以後，俄國工農反對沙皇制度、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鬥爭，便具有特別廣泛的規模了。

布爾什維克黨，是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俄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它領導了勞動人民反對專制、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鬥爭。布爾什維克黨引導人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烈火——從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了專制政體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街壘戰，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參加這光榮的英勇鬥爭的，不僅有老一代的人們，也有青年工人。

布爾什維克黨，是唯一敢於發動而且也廣泛地發動了青年男女參加革命鬥爭的政黨。

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吸引青年去參加地下小組的工作，參加罷工和革命的示威遊行。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向勞動青年闡明了各種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意義，號召他們學習老一代布爾什

維克們的經驗，準備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行決戰。

列寧和斯大林同志一起領導了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列寧對於革命青年的英勇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

一九〇一年，法庭對於彼得堡奧布霍夫工廠一羣英勇抵禦警察襲擊的工人舉行審訊。在奧布霍夫工廠保衛戰的參加者中間，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工叫馬爾法·亞科夫列娃。列寧在「苦役條例與苦役判決」一篇論文中寫道：「不，苦役恐嚇不了工人，工人領袖們不怕死於和沙皇走卒進行公開的巷戰之中。對於獄中死難的英勇同志們的紀念，一定會使得新戰士的力量加強十倍，一定會吸收成千成萬個助手來幫助他們，這些助手像十八歲的馬爾法·亞科夫列娃一樣的同齡，他們公開地說：『我們支持弟兄們！』」（「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五卷，第二二八頁）列寧在「莫斯科起義的教訓」一文中把勃列斯尼亞（莫斯科的一個區）事件表揚爲莫斯科工人的英雄範例，當時有兩個青年女工，在成萬的遊行羣衆前面舉着紅旗衝向走近的沙皇哥薩克軍隊，大叫道：「打死我們吧！我們活着是不會交出旗幟的！」

列寧總結道：「這些剛毅英勇的模範，將深深印入無產階級意識而永誌不忘。」（「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六九四頁）

一九一七年二月，起義的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政權。人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權機關——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當布爾什維克們在街頭上領導羣衆進行直接鬥爭的時候，妥協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們——却攫取了蘇維埃的領導權，並且背着起義的人民暗地把政權出賣給資產

階級臨時政府。

二月革命以後，勞動青年的境況，也和整個工人階級一樣，並沒有得到改善。青年工人和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整個無產階級一道，又爲反對新政權——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的政權而鬥爭。爲了使青年能更加順利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鬥爭，必須建立革命的青年組織。先進的最覺悟的一部分勞動青年，都很好地懂得這一點。布爾什維克黨竭力幫助青年組織起來，建立羣衆性的青年團體。

斯大林同志當時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報——「真理報」，在團結和組織青年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登載在「真理報」上的青年團體章程草案，幫助初生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確定了自己的宗旨和組織形式。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布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對於此後俄國青年革命運動的命運具有極大的意義。代表大會確定了黨應該進行武裝起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代表大會上，黨把自己的後備力量編組成戰鬥隊形，在討論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其他最重要的問題時，也討論了關於青年團的問題。

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對於青年團體的政治性質和活動內容給予了詳盡的指示。代表大會規定，青年團應當是在黨的思想領導下進行工作的獨立組織。

按照代表大會的指示，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奧德薩以及其他許多城市的布爾什維克黨委員會，都加緊進行建立青年團的工作。布爾什維克們已把「……這種青年團體鞏固成爲黨自己的後備軍